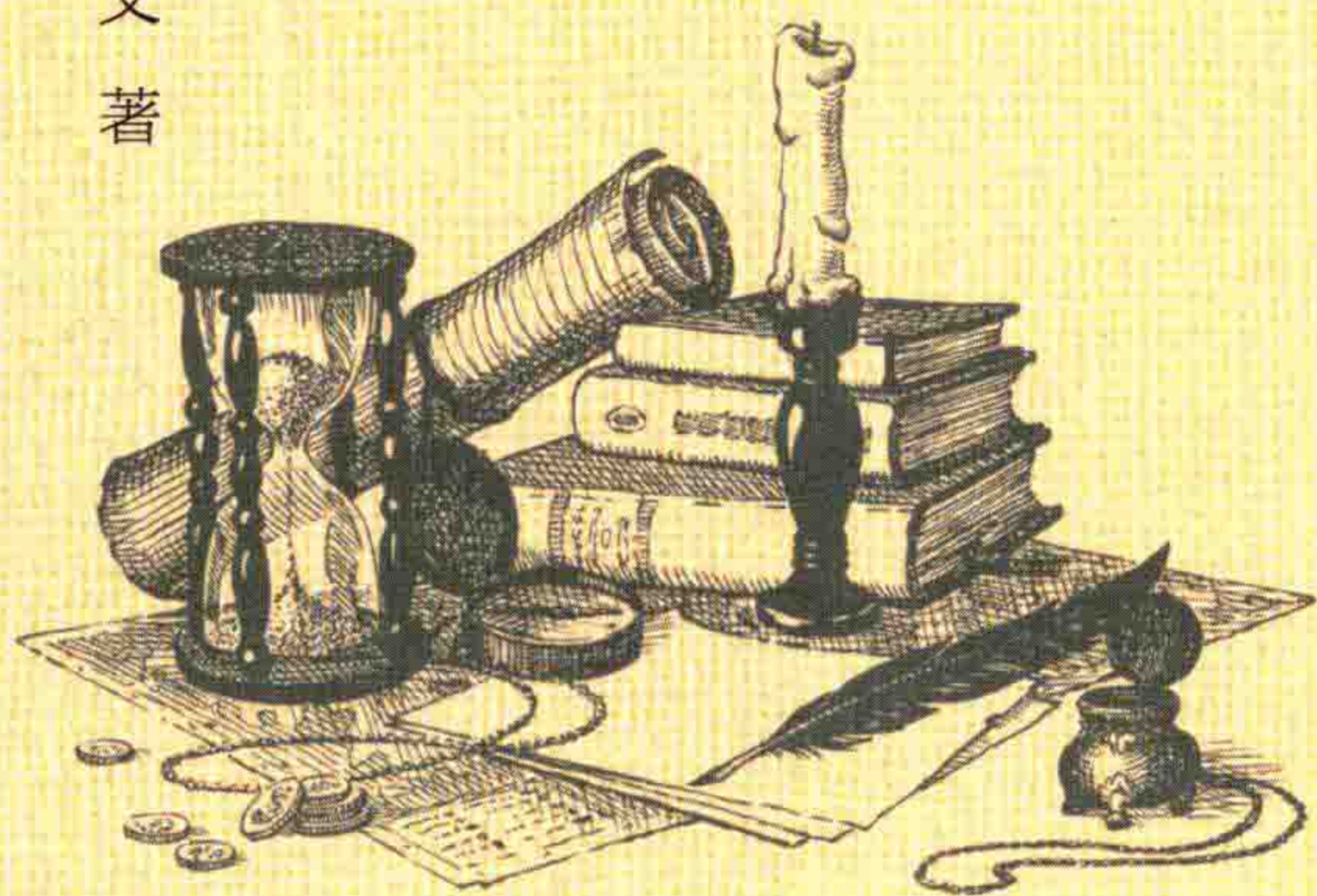


兴废与进退

思古论今集



王三义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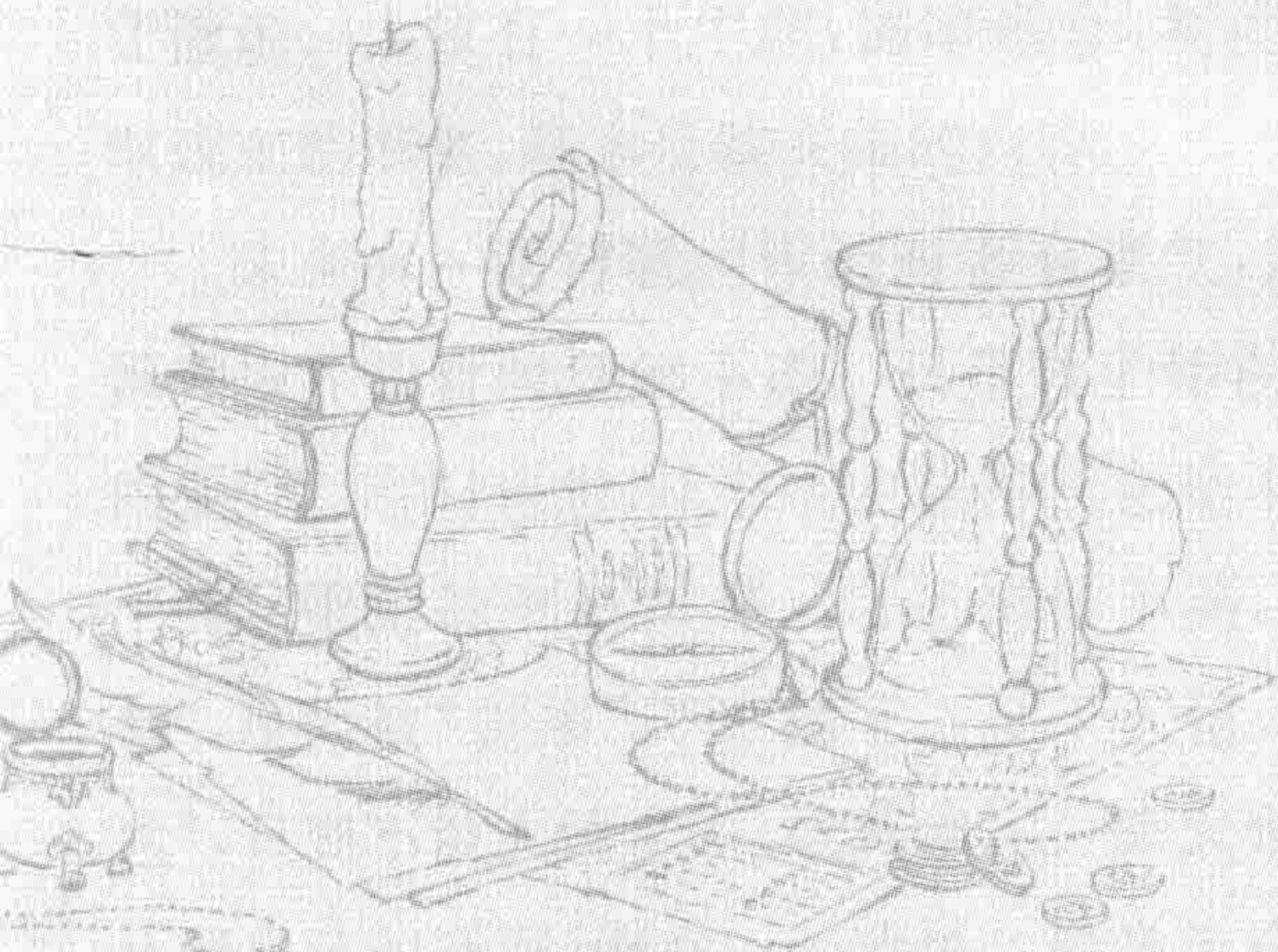
兴废与进退

思古论今集

王三义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兴废与进退:思古论今集/王三义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520-1934-6

I. ①兴… II. ①王… III. ①世界史-文集 IV.
①K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3920 号

兴废与进退:思古论今集

著 者: 王三义

责任编辑: 孙 洁

封面设计: 周清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5

字 数: 18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934-6/K·390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几年前出版过一个文集，取名《学问与饭碗》，意在说明：追求学问难，保住饭碗也不易，经常徘徊在被动选择的困惑中。近些年，我的认识是：普及世界史知识比研究世界史更重要。于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撰写通俗的文章。不知不觉也有数十篇，足以凑成一个文集。这些文章谈论的话题涉及面较宽，帝国政治、西化改革、百年变迁、文化交流，不一而足，属于散论。大致有一个主题：国家盛衰、制度兴废与社会进退。取现在的书名，基本反映文集的内容。

朱耷有一副对联：“饭疏对客有豪气，烧叶读书无苦声”，那种境界我暂时理解不透。只是数十年在读书，还没找到别的爱好。有时也想，从书本中获得信息是不够的，必须读懂这个熙熙攘攘的利欲世界。自己悟性不高，非但未能“洞明世事”，反而被“世事”弄迷糊了。至于人情，这辈子不可能“练达”，只要不被人情牵累，就算幸运。睁大眼睛看俗世，忍不住反观自己的迂腐，倒有一些感悟。给学生讲世界史，感到世界

史的重要。偶尔出国，在国外看到中国游客奔赴“名牌村”购物的场面，感到吃惊。华夏文明古国的子孙，多少人有兴趣了解“外国的”历史？外国的博物馆除了供自己拍照留影，还有什么用场呢？

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讲课、完成科研任务，就已经对得起所领的一份工资。如果有“非分之想”的话，那就是把自己读书的感悟和专业角度的思考与更多的人分享。课堂上讲授的毕竟有局限，一是课时有限，二是题材不能超出教学大纲。关键是，本科生要考研，你讲的要对学生将来考研有用处；硕士生要考博士，你讲的最好对他们写论文和考博士有用，否则会“贻误”学生的前程。因此，必须时时考虑控制自己在教材外的“发挥”。如果有“溢出”的思考，就得寻找另外的途径。这本文集中的文章，有的在网络上发表过，有的在刊物刊出过，有的一直放在文件夹里，从未示人。拿出来，目的是面对其他读者，希望更多的人阅读和了解。

表明出版这本文集的原委，算是自序。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旧题新解

概念与史实:世界近代史的细节	3
改革本来不神秘	
——世界史上的改革及其类型	8
文化交流中的“理解”问题	14
“枳”“橘”之变:从“旅美派”看成才环境	20
殖民地问题与威尔逊的“公平”方案	27
看“差异”与找“差距”	34
追求智慧还是寻找“药方”	38
世界史视野的“宏观”与“多维”	
——以中东史研究为例	43
战争与“反战行动”	52

第二辑 帝国背影

西风吹水绿参差	67
奥斯曼帝国官员的谎言	77
苏丹怕“限权”，臣民怕“平等”	81
奥斯曼帝国：立宪后的专制	89
奥斯曼帝国恢复宪政后的权贵独断	101
博斯普鲁斯海峡主权的历史玄机	112
访谈：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阻断了东西方贸易吗？	119
奥斯曼帝国移动的边界	128
一场不该发生在克里米亚的战争	140
政治家潜质的帝国军人 ——乔治·高里奇对凯末尔的新见解	147

第三辑 百年一瞬

一百年的辉煌与创痛	159
西亚北非变局的根源	167
伊斯坦布尔的衰落 ——细读帕慕克的忧伤回忆	174
和平不能仅靠良心来维系 ——从土耳其的“澳新军团墓地”说起	184
顾准为什么要探究西方制度？	191
未展其才的世界史研究者	207

第四辑 史海拾零

一位诗人和一场战争	215
法学知识与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222
法学家传记中的历史信息	230
从世界史角度看近代中国的屈辱	237
历史时期土俄关系的两阶段	240
识史终为辨是非	
——读程万军《看透日本》	249
讨论著述问题的通信	258
木心的文学史是一部世界文化史	268
散步散到美国的东方艺术家	278
曲高和寡的“大国之道”	287

第一辑 旧题新解

概念与史实：世界近代史的细节

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是由深层结构（地理环境等“长时段”综合因素）决定的，而政治事件仅仅是稍纵即逝的“浪花”。依我看，历史轨迹的改变，往往就是这些“浪花”造成的。正是这些稍纵即逝的“浪花”，打翻了一艘又一艘的历史航船。

历史的演进虽复杂，却不见得非要长篇论著才能讲明白。自“国家”诞生以来的历史，无非是这样一些“悲喜剧”：有的小国崛起为大国，有的大国衰弱、瓦解变成小国；有的国家因为弱小而消亡，有的国家因为庞大而崩溃；有的国家被外来力量所消灭，有的国家因内乱而灭亡；有的国家延续数千年而进步有限，有的国家短短一两百年却气吞山河。而且，国家间的较量从没有停息，也不会停息，只是改变着争斗的花样。有的国家得利，有的国家受辱；有的国家侵略，有的国家丧权。

国家的兴衰没有规律，国家之间的较量也没有模式。古代也有“世界舞台”，比如“地中海世界”，比如唐帝国和周边藩

属国构成的“天下”，但那时的“世界”毕竟有限，舞台不大，16—19 世纪才逐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舞台很大，多国表演，你方唱罢我登场。

当然，对中国和其他亚非拉国家而言，在 19 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充当着伤心的角色，有着屈辱的经历。比如，“中国近代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句话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对那段历史的判断，还包含着情绪。我们的教科书中，“近代中国”和“近代世界”是两种话语体系。讲到中国近代的不平等条约，心情很难平静。世界近代史主要讲外国，提到条约，语气要冷静得多，如：“对××国而言，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显然，“丧权辱国”这个词放在哪个弱国都适用，可是，在世界近代的大背景下看大大小小的“不平等条约”，就会发现情况很复杂：有的不平等条约“辱国”却未“丧权”，有的虽“丧权”却未“辱国”；有的既“辱国”又“丧权”；有的条约在统治者看来虽“让权”却“利国”甚至“荣国”。

我们耳熟能详的《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割让香港岛、开放口岸、赔款，确实丧权了，但清王朝在条约签订后“弹冠相庆”，因为“略施小计就把英国鬼子糊弄出去了”，清朝的当政者似乎觉得，这一次是“利国”甚至“荣国”了。

奥斯曼帝国史上 1699 年签订《卡洛维茨条约》，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个条约是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在世界近代史和奥斯曼帝国通史中，对《卡洛维茨条约》的表述和中国近代史中对《中英南京条约》的表述几乎一样。因为

这两个条约对两个东方帝国的影响也是相似的。不过,细究起来,两个条约有着本质的不同:土耳其人向外扩张侵略别国时打了败仗,而中国人则是受英国侵略,抵抗失败,被迫签约。前者属于咎由自取,后者是受害受辱。根据《卡洛维茨条约》而使奥斯曼帝国丧失的,并不是自己原有的领土,而是前任君主靠武力夺占别国的领土。也就是说,同样是“辱国”条约,前提不一样。

世界近代史上的众多条约中,除了大国之间妥协而签订的条约外,只要是强国与弱国签订的条约,即便弱国君主“自愿让步”,也是“不平等条约”。比如,克里米亚战争后签订的《巴黎条约》(1856年)、处理巴尔干危机的《柏林条约》(1878年),在欧洲大国的政治家看来,他们费尽周折才化解冲突,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但是,被条约“肢解”了的国家,连表达屈辱情绪的机会也没有,“丧权辱国”的历史被淹没。至于英国与印度各土邦签订的条约,欧洲大国与非洲殖民地的条约,由于这些地区没有独立民族国家,无国可“辱”,对当地人民来说,是否“丧权”自己根本不知情。

显然,看世界近代的各类条约,应该弄明白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平等还是不平等要看“前提”。打了败仗,或在强权的炮口下,就是不平等;未打败仗,双方妥协,立约的国家之间是平等的,但被瓜分的国家是受害者,不能因签字国的平等幌子,掩盖它们丧权辱国的真相。

第二,“丧权”和“辱国”要分开来看。有的条约使国家受辱,但丧权并不多;有的条约使国家丧失很多权利,表面看维

护了国家尊严,但是对签约国家会产生深远影响。这就取决于停战签约是权宜之计,还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评判战争之后签订的条约,要看战争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而战,战争胜负有没有外力起作用。例如,希腊人反抗奥斯曼政府,取得独立战争胜利,迫使奥斯曼政府接受《伦敦议定书》(1830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挑战奥斯曼帝国政府遭到失败,被迫接受《伦敦协定》(1841年),真是同“途”而“殊”归。希腊欢喜埃及愁,根本点在于欧洲大国支持反抗的一方,还是支持统治的一方。埃及总督恨奥斯曼苏丹,而希腊当政者感激英、法、俄等大国,他们不会觉得外国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是坏事,没兴趣弄明白欧洲大国的双重标准。

放在世界史的视野下看,“辱国”“丧权”的关系,可以引出两方面的思考:

其一,“辱国”“丧权”往往是国家本身衰弱引起强国的觊觎、入侵,不过,我们常说的“落后挨打”,只涵盖了一个层面。因为,国家的落后和强大是相对而言的。任何历史时期,不可能所有国家一样强大,落后的国家的存在是常数,但未必会因落后而亡国。近代的屈辱换来的教训,应该有三条:一、内乱致弱的国家,容易成为强国的“猎物”;二、闭关锁国的结果,小则误国,大则亡国;三、当政者高估自己实力的国家,不是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就是拿破仑败于莱比锡。

其二,把“辱国”和“丧权”不加区分,往往带有特殊的意图。统治者掩饰“丧权”的事实,回避自己的政策失误,维护政

权合法性或战争正当性；也有夸大条约“辱国”程度的情况，目的是换得臣民同情，转移国内视线。革命者反抗腐朽的政府，强调丧权条约的危害性，至于条约本身的前后因果，并不去追究。如果丧权辱国的条约仅仅换来长久的义愤，而不能提高国民对近代历史的深刻认识，那就太亏了。

改革本来不神秘

——世界史上的改革及其类型

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人关注改革，没法统计；有多少人对改革发表意见，大体可以通过电子传媒迅速获悉。谈论改革的话题听多了、文章读多了，就有一种“被灌醉”的感觉。仔细回味，原来，不同地位、不同职业、不同处境的人对改革的期许和看法有那么大的差异。奇妙的是，由于谈改革的人的身份和职业不同，“改革”一词的含义和效用也显得多样。

领导人眼中的改革就像是国家大战略；官员眼中的改革就像看得见的政绩；媒体眼中的改革就像做广告；知识分子眼中的改革就像是纸上的“隆中对”；商人眼中的改革就像梦里数钞票；普通百姓眼中的改革就像传闻中的美味。

为什么要改革？到底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这是政治家的事，还是普通公民的事，我们还不好界定。但作为普通人，可以了解改革，认识改革，而足以让人们了解改革的史料

很丰富。世界历史是一部文明史，一部战争史，也是一部改革史，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

说世界历史上的改革只有两种，很容易让人想到“成功”“失败”两种，其实，以成败论改革并不恰切。因为改革和打仗不一样。战场上的胜负就是所谓的成败，而改革不存在胜负，只存在“见效”还是“不见效”，达到了目标还是没达到目标，带来了“积极作用”还是“负面影响”。

世界历史上主要的改革，不外乎这样两种：一种是“拆旧房建新房”的工作；另一种是“治病疗疾”的工作。古希腊梭伦改革、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俄国彼得一世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等属于前者。古罗马格拉古兄弟改革、罗马帝国戴克里先改革、宋代王安石变法、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清末戊戌变法、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改革等属于后者。

古希腊梭伦改革也被称为梭伦立法，通过解放债务奴隶的方式，扩大公民基础，并按财产划分等级，设立四百人会议，建立陪审法庭。梭伦改革开风气、立法度，再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伯里克利改革，雅典最终确立民主制度。秦国君主任用商鞅也是确立法度，废井田制、推行县制、以军功授爵、重农抑商等措施，强制进行国家财富积累。俄国彼得一世创建新军，推行重商政策，健全行政机构，开办西式学校，迅速使俄国摆脱落后面貌。日本废藩置县、取消武士特权，四民平等，并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凯末尔废除苏丹制、哈里发制，政教分离，确立国民议会的立法权，颁布现代法